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

藏语的差比标记及来源

邵明园

【摘要】差比句是语言类型学研究的重要参项,其中差比标记尤为受到重视。藏语差比标记位于比较基准之后,与藏语的SOV语序相和谐。藏语差比标记古今有别,方言有异,整体上有格助词型和方位名词+向格型两类,另外话题构式也用于表达差比句。历史上,差比标记有名词和动词两种来源,但以名词来源为主。藏语有些比较标记类型,如属格/施格型,在人类语言中也较为罕见。

【关键词】差比句;差比标记;书面藏语;藏语方言;语法化

【作者简介】邵明园,中山大学中文系,E-mail:mytibetan2008@sina.com(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语言学论丛》(京),2022.第65辑.32~57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藏语示证范畴研究”(16CYY057)资助。

1 引言

藏文从公元7世纪创立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通常将7世纪藏文初创到9世纪藏文厘定期间的形式称为古藏文(Old Tibetan),文字厘定之后的书面形式称为经典藏文(Classical Tibetan)。今天习用的藏文形式是古藏文和经典藏文的继承和发展。广义上也可以用书面藏文来指称从藏文初创到现今的书面形式。本文讨论的书面藏语差比标记,即基于广义书面藏语来进行的。

差比句是当代语言类型学关注的热点之一,其结构成分的语序与动宾语序及介词类型(前/后置词)等密切相关,是重要的类型指标。差比句一般包括比较主体、比较基准和谓语等三个参项,每个参项上都可以加标记成分,其中加在比较基准上的又叫差比标记。据Greenberg(1963)的语言共性22:“在形容词比较结构中,如果唯一的或可能交替的语序之一是‘基准-标记-形容词’的话,那么该语言为后置词类型。”藏语古代书面语和现代方言比较结构的语序和差比标记的位置符合这一蕴涵共性。其差比句的一般语序类型为:

$NP_{1(比较主体)} + NP_{2(比较基准)} - 差比标记 + 谓语$

当然,基于语用目的,“ $NP_{2(比较基准)} - 差比标记$ ”也可以调到 $NP_{1(比较主体)}$ 之前,而不会产生基本意义的差别。

差比句的类型学上,Stassen(1985)以110种语言为样本,基于比较基准的来源,把差比句分为5种,即:离格型(separative)、向格型(allative)、位格型(locative)、胜过型(exceed)和并列复合型(conjoined)。Heine(1997:112)则基于事件图式(event schema),对Stassen(1985)的观点重新分类,整理出8种差比句事件图式:行为图式(action schema)、位置图式(location schema)、来源图式(source schema)、目标图式(goal schema)、两极图式(polar schema)、序列图式(sequence schema)、相似图式(similarity schema)及话题图式(topic schema)。Chappell(2015)则基于汉语方言的事实,把Heine的事件图式扩充为9种,增加了比较图式(compare schema)一种,即类似汉语的“比”字句型。古今藏语差比类型基本都在上述图式中,但又有上述难以包括的图式。

相传为公元7世纪Thonmi Sambhota所著Lungstonpa Rtsaba Sumcupa中已有对差比标记的简略记叙,其后

历代藏文传统文法基本都沿袭此著之说。胡坦(1985)和邵明园(2012)则对现代藏语方言的比较句进行了专门研究,其中差比标记都是重要参项。胡坦(1985)的研究是迄今为止藏语差比句最详细的,基于结构(繁式简式,即话题式和非话题式)、方式(明比暗比,即基准出现与否)、项目(即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是否同质)和内容(异同和高下)等,讨论了平比、差比和极比三种类型,尤以差比为多。同时还讨论了语序、差比标记类型、疑问、否定,以及级范畴(即程度标记)等。除此之外,瞿霭堂、谭克让(1983:86—88,94),王志敬(1994:203—208),张济川(1996),周毛草(2004:130—132,237—243),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4:105—112),Hodge(1993:57)和Tournadre(2010)等都对藏语书面语及口语差比标记有所论述,但尚缺乏系统性,多是简单讨论。

本文集中探讨书面藏语和现代口语差比标记的形式和词源,考察历时变化和类型特征。

2 书面藏语的差比标记

书面藏语在表达差比句时,充当差比标记的成分主要有三类:夺格 las 型、差比格 bas 型和夺格 las+视觉 bltas-na 型。夺格型属于 Heine 所谓“来源图式”,差比格型比较特殊,很可能源自动词,经由话题图式而语法化为差比格助词。夺格 las+视觉 bltas-na 型为来源图式和话题图式的复合。下面分别讨论。

2.1 夺格型 las

夺格(ablative)las 是书面藏语使用最高频的差比标记。传统藏文文法对差比标记的探讨主要是放在第五格“来源格”(藏语 byung khungs)内进行的,包括 las 和 nas 两个格助词。相传为公元 7 世纪 Thonmi Sambhota 所著 *Lungstonpa Rtsaba Sumcupa* 的这部语言学著作之中说:

藏译:藏文十个后加字,第四第九拼第十,此即形成来源格,转作比摄亦如是。

释义:藏文十个后加字母中,第四个 n 字母、第九个 l 字母,拼以第 10 个 s 字母,组成的 nas 和 las 为来源格,来源格还可以表达“比较”和“严摄”的功能。^①

由上可知藏族学者很早就意识到夺格和差比的关系。后世藏族学者语法著作基本都会涉及对 las 做差比标记的探讨。传统文法同时还认为 nas 也有比较功能,如 Dngulchupa Dbyangcan Grubpa'i Rdorje(2000)在对上述 *Lungstonpa Rtsaba Sumcupa* 所做的注疏 *Sumcupa'i Snyingpo Legsbsbad Ljonpa'i Dbangpo Bzhugsso* 中说:

nas 和 las 二者来源词、比较以及摄集词,

来源词者为 nas 与 las,二者随一皆可用,

同类比较须用 nas,异类比较则用 las,

摄集词中仅用 nas。^②

意即 las 用于“异类比较”而 nas 用于“同类比较”。所谓 nas 用于同类比较,实即同一性质的个体和集合的比较,比如“鸟中孔雀最美”之美,是种属之间的比较,这虽属比较结构的一种,但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差比标记。用于“异类比较”的 las,实即非种属之间的比较,才是本文讨论的差比标记。如下所示:

(1)gser-gyi ylge-las smad-re'//

黄金-属格 告身-夺格 低-否定

绝不比黄金告身(等级)低。(唐·P.T.1287 P1.566,第 284 行。王尧、陈践 2008:33)

(2)de blangs-pa-las/ nor.bu che-ba

那 取-名物化-夺格 财宝 大-名物化

yang myed-do/

也 否定-终助词

记取真言较之获得财产更为重要! (唐·P.T.1283, 第35行。王尧、陈践2008:395)^③

(3) chos.bzang-las bsam.bzang lhag.pa yin-no/

善法-夺格 善心 殊胜 是-终助词

善心比善法殊胜是也。(元·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

例(1)中“告身”做比较基准,其后附加夺格 las 表差比,例(2)是名物化的小句做比较基准,把一个陈述事件变为指称事件后,才可以附加夺格 las,否则不行。例(3)为古典藏语的文献,与例(1)同样,都是夺格 las 附着在名词基准之后表差比意义。

表差比的 las 毫无疑问源自夺格的 las,夺格语法化为差比标记具有广泛的语言共性,参看海涅(Heine)、库特夫(Kuteva)(2012:31—32)。

2.2 差比格型 bas

书面藏语比较标记除上述夺格 las 之外还有 bas,实则书面藏文自古就有 las 和 bas 两个标记成分,只是 bas 的使用频率远低于 las。但 bas 做格助词只有差比的功能,没有其他功能。但古今中外藏语语法只注意到 las 却对 bas 基本未予关注。上述 Thonmi Sambhota 所著 *Lungstonpa Rtsaba Sumcupa* (《文法根本三十颂》),以及其后藏族经典语法名著 Karma Situ 所著 *Karma Situ 'i Sumrtags' Grelchen* (《司都文法详解》,成书于18世纪)和 Blobzang Tshulkhriims Rgyamtsho 所著 *Gsertog Sumrtags* (《藏文文法根本颂》,成书于19世纪末),都未描写 bas 的差比标记地位。另外像 Jäschke(1883)、DeLancey(1984; 1997:57—64)、LaPolla(1995:189—228)和 Beyer(1992:263—281)等从格标记的功能和历史来源角度对藏语格标记都进行过深入研究,但均未涉及 bas。Hodge(1993:57)举例指出书面语中的 ba 或 pa 附加 -s 可以表比较关系,Dpa'ris Sangsrgyas(1998:94)提到 bas 做差比格助词的功能,但仅略而举例,未做详细探究,Tournadre(2010)研究藏语格标记时,提到 bas 标记,认为它是个差比标记^④,但所举例证明显后出。事实上,bas 做差比标记在书面语中使用频率仅次于 las,在吐蕃古藏文时代即已经是个完全语法化的虚词成分。邵明园(2015)结合敦煌古藏文首次详细探讨了 bas 语法化为差比标记的过程,认为它来自语义空泛的“做”义动词,可参考。如下所示:

(4) rtse.mo bas yu.ba phan.chad

锋刃 做:完成 锥柄 以下

pyung-ste song-zin-no/

出现-副动 去:完成-助动词-终助词

(设若往昔,吾处于皮囊之中,)别说锋刃(外露),锥柄以下亦早已出露于外矣。(唐·P.T.1287 P1.563,第211行。王尧、陈践2008:30)

上述例(4)可以概括为格式“NP₁+bas+NP₂+VP”,bas 所引导的是一个名词 rtse.mo“锋刃”,其后跟着的是一个副动词小句+主句组合,此组合并非一个比较命题,而且它的主语 NP₂和前面 NP₁之间松散的比较关系是句子结构和语境赋予的,更关键是“锋刃”和“锥柄”之间并没有共同的比较参项,bas 也绝不能用另一个差比标记 las 来替换。因而此时 bas 还只是个动词成分,可以译为“较之、别说”义。

(5) tchab.srid gnam-bas mtho/ dbu.rmug

政治 天-差比 高 头盖

ri-bas brtsan-te/ gnamri

山-差比 硬-副动 南木日(天山)

slon.mtsan-tu btagso/

伦赞-终止格 赋予:完成-终助词

政比天高, 益(权势)比山坚, 可号南木日伦赞(天山赞普)。(唐·P.T.1287 P1.563, 第188—189行。王尧、陈践2008:29)

(6)pyag-na chab.srid sngon-bas kyangmtho/

手-位格 政事 以前-差比 更加 高

赞普执掌政事权位高于往昔诸王。(唐·P.T.1287 P1.569, 第332—333行。王尧、陈践2008:35)

(7)chung.ma de shi-ba-bas bdag

妻子 其 死-名物化-差比 我:通格

shi yang bla

死 又/也 高尚

我妻死不如我死好……(唐·P.T.990, 第83行。王尧、陈践1988:346)

(8)sngar rje.btsun-gyis gsungs-pa-bas

先前 尊者-施格 说:完成-名物化-差比

kyang rgyas-shing ngo.mtshar che-ba

还 详细-并列 神奇 大-名物化

比之前米拉日巴说的还详细和神奇。(明·乳毕坚金著,《米拉日巴传》)

上述例(5)到例(8)bas显然已经是完全的一个差比标记, 比较基准既可以是名词, 如例(5)和例(6), 还可以是名物化的小句, 如例(7)和例(8), 并且此时完全可以用las替换而没有任何差别。

DeLancey(1997:57—64)在讨论附置词(adposition)历史来源时指出, 世界上的语言后置词更常由名词而非动词语法化而来。^⑤Heine(1991:140—141)指出许多语言同时并存动源附置词和名源附置词。Vollmann(2008:218—220)等认为书面藏语差比标记las为名源附置词(< ALL_{向格} la+s。la < bla“头顶”)。我们认为藏语差比标记bas为动源附置词, 源自动作动词byed的完成体形式byas或bas“做”, 在藏语的后置附置词系统中是罕见的来自动词的附置词。

2.3 夺格型 las+话题型 bltas-na

古藏文文献和古典藏文文献还有一类差比标记比较特殊, 那就是复合标记。夺格las之后附加“视觉”义动词bltas[, 完成], 再加假设连词na, 从而形成“NP-las bltas-na+谓语”结构。源自“视觉”义动词虚化充当差比标记, 在古今藏语中都普遍。如下所示:

(9)sba bltas-na-nl dung-bas dkard/

肉 看:完成-假设-话题 海螺-差比 白

spyen bltas-na-nl mthing-bas sngo/

眼睛 看:完成-假设-话题 碧蓝-差比 绿

如果查看一下其肉, 它比海螺还白; 如果查看一下其眼, 它比深蓝色还蓝。(唐·P.T.1289, V2—11 至 V2—12。来自 OTDO 数据库)

(10) de-las **bltas-na//** nor yang

其-夺格 看:完成-假设 财宝 也

ran.par spjad//

恰当地 使用

由此观之,财宝使用要适可而止。(唐·P.T.1283,第456行。王尧、陈践2008:408)

显然,例(9)和例(10)中的bltas在从句中都是主要谓语动词,不可省略。上面两句bltas“看”要用完成体形式,而且用于假设条件从句中,表达虚拟情态义,与现实句不同。这类语境是bltas由视觉动词向比较标记语法化的源头形式。

(11) ltag.ma-las/ **bltas-na-ni//**

富裕者-夺格 看:完成-假设-话题

chog-pa-'l mtha' yang myede//

满足-名物化-属格 边际 也 无:副动

rgyal.po yang chog myi-mkhyen-na/

国王 也 满足 否定-知晓-假设

视之富人,尤无知足之境,即使当国王也不会满足。

(唐·P.T.1283,第414—415行。王尧、陈践2008:407)

(12) da ro-las **bltas-na-ni**

指代词 尸体-夺格 看:完成-假设-话题

nyam.chung/ rma-las **bltas-na**

弱小 伤口-夺格 看:完成-假设

phog.snya che-zhing mchls-na/

疮疤 大-并列 有-假设

(余)比尸体还虚弱,疮疤比伤口还大。(唐·P.T.1287 P1.566,第251行。王尧、陈践2008:32)

上述两例bltas-na都可以省略而不影响全句语法有效性和意思,实际形成语义赘余,仅仅用夺格las完全可以表达完整的意思。现代藏语方言中bltas-na做差比标记,即与上述敦煌文献一脉相承,同时又有所发展,详情请参考3.3.1节。

根据现代藏语的调查,夺格型las和差比格型bas不会出现在同一个方言中,比如拉萨话和昌都市区话。因此书面语中出现的这两个差比标记,很可能是不同方言的反映。而夺格型+话题型(NPlas+bltas-na)则属于复合形式,书面上出现频率也极低,可能属于一种临时的组合。

3 现代方言的差比标记

现代藏语的差比标记在继承传统书面语差比标记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创新。如果和WALS“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数据库所列的类型相比,藏语差比标记有的在人类语言中也是罕见的。所以调查研究这些差比标记,将对类型学研究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Vollmann(2008:218—220)曾综合西方学者的研究,将书面藏语的格标记形式及其来源做了历史比较。我们把其中可能涉及差比标记来源的相关形式列举如下:

表1 藏语格助词及来源

格	形式	来源	形式
GEN 属格	kyi	DEM 指示词	yi
AG/INS 施格/工具格	kyis	GEN 属格	kyi + s
ALL 向格	la	LEX 词汇	bla 头顶
ILL 入格	na	LEX 词汇	nang 里面
ABL 夺格	las	ALL 向格	la + s
ELA 离格	nas	ILL 入格	na + s

为全面考察藏语差比标记的形式和来源,笔者均衡搜集了国内五大藏区26个方言点的材料,汇总差比标记为表2所示,并尝试分析其语源。如下所示:

表2 藏语方言差比标记及来源^⑥

方言	标记	书面	来源	方言	标记	书面	来源
中甸	be	bas	byas 做	巴塘	da	dang	连同 动词
昌都	we	bas	byas 做	札达	sum	sum?	?
拉萨	le	las	la 向格 + s	普兰	sã:	sum?	?
日喀则	le?	las	la 向格 + s	白朗	le	las	la 向格 + s
日土	la	la	la 向格	察隅	ni	nas	na 位格 + s
八一	le	las	la 向格 + s	扎木	çito	?	bye.tʰog?
阿柔	htina	bstas.na	看 + na	贵德	htina	bstas.na	看 + na
东纳	ni	nas	na 位格 + s	夏河	htili	bstas.las	看 + las 夺格
大武	ræk	rig	看	益哇	tʰo.le	tʰog.la	上 + la 向格
完冒	tsɐ.nɐ	?	V? + na	藏巴哇	le	las	la 向格 + s
德格	ji	gi	yi 指示词	称多	ji	gi	yi 指示词
木雅 ^⑦	le 非人	las	la 向格 + s	木雅	je 人	gi	yi 指示词
泽库	htina	bstas.na	看 + na	雅江	ji	gi	yi 指示词

整体上,现代藏语方言差比标记相对书面藏语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而且有很大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格助词型、方位词型、话题型三种,另有部分来源不明。格助词型完全虚化,是虚词形式,而方位词型和话题型尚未完全虚化,还保留较多实词性。若从标记词源的词性来分析,基本可以分为动源型和名源型两类。离格/夺格型、向格型、属格/施格型和方位词型为名源型,而连同格型、差比格型和话题结构型为动源型。名源型的虚化程度高,构成语法性的差比句,而动源型中的连同格型和差比格型同样已经特别虚化,亦为语法性的差比句。但话题结构型尚未虚化,为词汇型差比句。

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每个方言中可以充当差比标记的,往往并非表中所列的一种形式,而是还有其他形式。但形式之间的虚化程度往往不同,通常只有两类,且虚实互补。目前看来,格助词型,以及格助词型和方位名词+向格型一般不共现,但格助词型或方位名词型与话题结构型往往可以共现,尤其格助词型虚化程度高,而话题型虚化程度低,且结构也不同。故此时本表优先选择虚化程度高的罗列。虽然有些口语也用虚化程度高的格助词,如上表所列阿柔话、贵德话等用源自属格/施格的格助词充当差比标记,但口语中使用频率不高,是边缘性的,最主要还是使用话题型结构,故此时只列后者。

3.1 格助词型

3.1.1 离格/夺格型

书面语中,夺格 las 和离格 nas,由上述 2.1 小节可知,只有夺格 las 发展出差比标记功能,而离格 nas 并未发展出差比标记功能。而现代方言则两者都发展出差比标记功能。它们属于 Heine 所谓“来源图式”。比如拉萨话、白郎和木雅三地,las 都是差比标记。甘肃的东纳话和西藏的察隅话,则 nas 发展成差比标记。如下所示:

- (13) pha¹¹ mo⁵⁴ seɿ⁵¹-pa-le ʕøɿ¹³²-pa ka⁷¹³².

母牛 杀-名化-夺格 挤奶-名化 好

与其杀死母牛,不如留着挤奶。(拉萨话。胡坦 1985)

- (14) ʕi¹¹ mo⁵³-le tɕi⁵³ tɕhe⁴⁴ a⁵³ jom¹³².

猫-夺格 狗 大 有

狗比猫大。(拉萨话。胡坦 1985)

- (15) lu¹² ʕa⁵³ ra²² ʕa⁵³-le ʕin¹²-lə re.

绵羊肉 山羊肉-夺格 香-完整

绵羊肉比山羊肉香。(木雅方言。胡坦 1985)

- (16) ŋe tɕʰɔ-ni tɕʰe-ɣə.

我:通格 你:通格-离格 大-新异

我比你(年龄)大。(甘肃东纳话)

上述木雅方言非常有趣,比较基准区别人和非人,这在人类语言中也是非常罕见的类型。离格 nas 发展出差比标记功能,目前仅在东纳话和察隅话有发现,很不普遍,但夺格 las 发展出差比标记却有一定的普遍性。

空间概念在人类语言中很容易发展成表达比较基准的结构平台。除了夺格/离格外,像下面 3.1.2 小节的向格,以及 3.2 小节的方位名词+向格,在藏语中都发展成差比标记。上述表 1 中 Vollmann 等认为离格来自向格和入格。贾拉森、正月(1999:56—56)则通过比较蒙古语和藏语之间与位格和界限格的形式和功能,从而独立地设想藏语的 las < la+s, nas < na+s。但不管是离格、向格,还是入格,根本上表达的是空间概念。故上述离格 nas 和夺格 las 的语法化路径可表述为:

ILL_{入格}(na+s)/ALL_{向格}(la+s) > ABL_{夺格}/ELA_{离格}(las/nas) > COMP_{差比}(nas/las)

离格/夺格语法化为差比标记具有广泛的语言共性,参看海涅(Heine)、库特夫(Kuteva)(2012:31—32)。

3.1.2 向格型

向格型属于 Heine 所谓的“目标图式”。西藏阿里地区的日土和措勤等地藏语方言中,差比标记来自向格 la,也是个典型的表达空间关系的格助词形式。la 在表 1 中被认为可能来自身体部位 bla“头顶”,但目前这只能是推测,缺乏足够的证据。如下所示:

- (17) ŋa¹²-la ʕøɿ⁵³ tʰoa⁵³.

我-向格 你 高

你比我高。(西藏日土话。胡坦 1985)

上述 3.1.1 已经说明,离格和向格被认为具有演变关系,因此其发展出差比功能就自然而然了。但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向格 la 发展出差比功能,这在藏语方言中并不多见。

3.1.3 属格/施格型

属格/施格型在Heine的差比图式中找不到合适的定位,是藏语比较独特的一个标记类型。藏语中施格和属格的关系极为紧密,从字形上看,施格仅比属格多一个韵尾-s,比如属格形式:gi=[kyi、gyi、gi、yi、'i],施格形式:gis=[kyis、gyis、gis、yis、-s]等,藏族传统文法所厘定的属格或施格的几个形式,其呈互补分布,如-n、-m、-r、-l后跟gyi(s),-d、-b、-s后跟kyi(s),-g、-ng后跟gi(s),'后跟yi(s)或-s(Karma Situ 1982: 66, 68)。⑧由上述表1也看到,Vollmann等学者就认为施格和属格有演化关系,施格是在属格的基础上附加-s而形成的。施格和属格之间有演化关系的观点为很多藏语史学者所认同。笔者亦赞同此观点。

属格和施格的读音及添加法则在现代口语中几乎都完全相同。以安多藏语阿柔话为例,简化后的添接法规则一般是:口语开音节非高元音词,促使其发生内部元音屈折而元音高化,如-a/-e→-i、-o→-u;高元音-i、-u的词后面直接附加/ɣw/。闭音节词中,辅音韵尾-p、-k、-l、-r的词后一般附加/kw/,鼻音韵尾-m、-n、-ŋ的词后附加/ngw/。本文为行文方便,口语/ɣw, kw, ngw/形式统一归纳为/kw/。

上述表2中属于安多藏语区的阿柔、贵德、夏河、泽库话,常用/kw/附缀于比较基准之后做差比标记。(但口语中更高频的还是下述3.3.1由言说动词构成的话题结构型)由于安多藏语口语中施格和属格发生历史音变而使两者语音同形,故表差比标记的/kw/的源头是属格gi还是施格gis就不易判定。胡坦(1985:6—7)、格桑居冕和格桑央京(2002:188—189, 255)以及邵明园(2012)认为来自施格形式。但目前看来,认为它来自属格恐怕更加合适,这可能源自藏语的差比句中,比较基准可以省略属性主体,从而与比较主体相比较。如下所示:

(18) terəŋ-n̄gə ʰnamx̄i k̄harsaŋ-n̄gə ʰcək re.

今天-属格 天气 昨天-差比 冷 系词:叙实

今天比昨天冷。(青海阿柔话)

(19) cɕʰo ŋi mtʰo re.

你-通格 我:差比 高 系词:叙实

你比我高。(青海阿柔话)

例(18)中,属性主体是“天气”,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上,属性主体之一可以省略,而直接和比较基准比较,比如本来应该是“今天的天气比昨天的天气冷”,但属性主体“天气”在基准中省略掉了。很可能正是在比较基准所含的属性主体承前省的句法环境下,属格才被重新分析为差比标记。次林央珍(2021:306—309)在讨论云南东旺藏语的差比句时,也构拟它的差比标记ji来自属格,是省略属性主体所对应的比较专项的结果。

3.1.4 连同格型

连同格型在Heine和Stassen的差比类型中也找不到对应。书面语中dang既表并列也表连同,且连同格助词来自并列连词的语法化,而并列连词很可能来自动词bsdongs“结伴、跟随”的语法化。(邵明园、李彩云2021)现代四川巴塘话中,表并列和差比都用dang,口语读作/da/。藏语差比句中,“比较基准+差比标记”既可以置于比较主体之前,也可以置于比较主体之后。是故当形成“比较基准+差比标记+比较主体”的语序时,即容易产生歧义,此时到底是差比还是并列有时就难以断定。当然,口语通过重读比较主体“马”可以起到消歧作用。如下所示:

(20) a. ta⁵³ tɕy³¹-da ndzo²³¹-lə re.

马 骡-差比 快-完整:叙实

马比骡子快。

b. tʂy³¹-da ta⁵³ ndʒo²³¹-lə re.

骡-差比/并列 马 快-完整:叙实

马比骡子快/骡和马快。(四川巴塘话。胡坦1985)

如果语序选择(20a),则比较明确是“马比骡子快”,但如果选择(20b),则会产生“骡和马快”还是“马比骡子快”两个意思,这时只能靠语境来区别了。因此实际口语中,该方言倾向于将比较主体前置于基准,以此来避免歧义,差比句的语序也出现了固化的倾向。而这在其他方言中是不存在的,因为比较基准在比较主体之前,有话题化的作用,这在其他方言中,可以根据语用而自由选择语序。差比句语序“NP₁ NP₂-da Adj”与/da/做伴随附置词的语序“NP₁ NP₂-da VP”相同,这说明差比标记的使用与伴随附置词有较为直接的关系。

“连同”到“差比”的演变序列,在语法化中也并不罕见,语言中也不乏其例。如张安生(2016)指出甘肃青海河湟方言的伴随格助词“啦/喇”同样发展出比较标记的功能。

3.1.5 差比格型

bas做差比标记,在敦煌文献中既已存在,且此时虚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也难把它纳入Heine的差比图式中,2.2小节已有说明,它可能来自话题图式的进一步语法化。现代口语中,这一标记得以延续下来,主要在云南中甸和西藏昌都一些地方有所发现,而且在口语中它只做表达差比意义的格助词,没有其他格功能,是专用的差比格助词。如下所示:

(21) te¹³riŋ⁴⁴ khe⁴⁴zoŋ⁴⁴-bɛ tʂoŋ¹³-nə.

今天 昨天-差比 冷-系词

今天比昨天冷。(云南中甸话。胡坦1985)

(22) ŋa¹³-we¹³ kho⁵³ lo¹³ tʂhe⁵³-re.

我-差比 他 年龄 大-系词

他比我年纪大。(西藏昌都话。胡坦1985)

书面正字bas在中甸话中读作bɛ,而在昌都话中读作we,浊声母b-弱化为半元音的w-。邵明园(2015)已经证明,bas为动词来源的附置词,来自语义空灵的动词bas“做”,此词与英语的do类似。bas的“做>差比标记”这一演化路径恐怕在人类语言中也不多见。

3.2 方位名词+向格型

方位名词+向格型实际属于上述3.1.1节和3.1.2节所述的用空间概念表达差比意义的手段之一,只是此种情况下,方位名词还没有完全虚化为一个不自由的虚词,还有一定的词汇意义。方位名词常见为表达“之上”义的thog或sgang,而书面语向格la,在口语中有/le/、/lə/或/la/等不同读音。使用此种类型的方言,目前在甘肃省迭部县的益哇乡、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和西藏昌都部分地区有所发现。如下所示:

(23) tʂɛ³³ʂi⁵³ ts^he³³raŋ⁵³-xə t^ho⁵³-le t^ho¹³-ji.

扎西 才让-属格 上面-向格 高-新异

扎西比才让高。(甘肃益哇话)

(24) ru³¹gō⁵⁵ k^ho³¹-lə³¹ ta⁵⁵ tʂ^hi tʂā³¹.

兔子 上面-向格 马 大 系词:叙实

马比兔子大。(云南德钦话。引自汪岚2018)

上述/t^ho⁵³-le/和/k^ho³¹-lə³¹/按书面藏文可写作t^hog-la和sgangla,实即“上面+向格”复合而成。它属于Heine

所谓位置图式和目标图式的复合,但偏重位置图式。通过例(23)可以看到, $t^h\text{og-la}$ 并未虚化为一个不自由的虚词,成为一个专门的表达差比的标记,而仍有方位意义,但明显已经开始虚化。像上述3.1.1离格/夺格型这种完全虚化的不自由语素,比较基准要采用通格形式,而上述例(23)比较基准后尚需附着属格助词(根据宿主韵尾不同,有时采用内部屈折表达领属义)。但例(24)比较基准“兔子”却不需要采用属格形式,显示此时它更像独立的虚词,而方位义更加虚化。金鹏(1958:333)记载的昌都地区差比标记为 $/\text{goŋ-la}/$,而比较基准与德钦类似,亦不需要采用属格形式。

3.3 话题结构型

话题结构型也是现代藏语表达差比结构的重要类型之一。主要有两类:视觉义动词 bltas “看”和其他动词类。其中又以视觉义动词类分布最广,比如安多地区的藏语通常以视觉类话题结构为最高频模式。另外,话题型和“格助词型或方位名词+向格型”不矛盾,部分方言可以共现。

3.3.1 视觉动词类

用视觉动词做差比句中的差比标记,至少是东亚地区语言较为普遍采用的模式(王艳红2012)。这在古今藏语中都有体现。2.3小节已经举了书面藏语的例子。下面我们再看现代藏语方言的情况。

因为 bltas 古今都没有完全虚化为一个语法性的差比标记,比如没有像离格 nas 和夺格 las 那样彻底虚化,还带有一定词汇意义,实际是个半虚化成分。因此我们会发现三个有趣的现象:

(I)它在古今做差比标记,往往都会和其他虚化程度很高的差比标记复合到一起来表达,比如书面上和夺格 las 复合,形成 NP-las bltas-na 构式。现代口语像表2中夏河方言,除了 $/\text{htili}/(<\text{bstas}+\text{las}, \text{las}$ 夺格)之外,还有 $/\text{htini}/(<\text{bstas}+\text{nas}, \text{nas}$ 离格), $/\text{hti}^h\text{w}/(<\text{bstas}+\text{gi}, \text{gi}$ 施格/属格,同样可以做差比标记)。不过这并不绝对,因为像青海果洛州的大武方言,视觉动词 rig 单独就可以构成差比标记,如下例句(25)所示。

(II)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虚化,是半实半虚的成分,所以往往同一个地方的口语中,既可以和一个更虚化的差比标记并存使用,比如上述拉萨话中,除了 las 之外,它也用 bltas-na ,阿柔话除了 stina ,还可以用施格表达差比,比如完冒除了 $/\text{tsə.nə}/$,益哇除了 thogla 之外,也都还可以用 bltas-na 做差比标记。现代安多方言最常用的差比标记即 bltas 与其他格助词复合而成的形式,比如 bltas+na 、 bltas+las 、 bltas+nas 和 bltas+gi 等,往往一种口语包含上述几种形式,自由变换,比如上述所举的甘肃夏河话。当然,安多藏语最通行的差比标记还是 bltas+na ,属于典型的话题图式,这一格式可以说自敦煌古藏文时代就已经活跃在百姓口头上了。

(III)比较基准需采用向格形式,此向格形式即来自书面上的向格标记 la 。而典型的完全虚化的差比标记,比如 bas 或 las 等,比较基准上都不再需要加向格,而是采用通格形式。在这点上,也要注意古今差异,古代是 NP-las bltas-na 附着在比较基准上,此时基准上不需要加向格,而现代则是“比较基准—向格— $\text{bltas.las/bltas.nas}$ ”等,比较基准必须加向格。如下所示:

(25) $\text{luk} \quad \text{sta}^h\text{-rək} \quad \text{tʂ'oŋ}.$

绵羊:通格 马:向格-比较 小

绵羊比马小。(青海果洛话)

(26) $\text{ts}^h\text{erəŋ-ŋa-hti}^h\text{ə} \quad \text{tʂwax}^h\text{i} \quad \text{h}^h\text{zək} \quad \text{rəŋ-ngə}.$

才让-向格-比较 扎西:属格 身体 高-新异

扎西比才让高。(甘肃夏河话)

例(25)比较基准 $/\text{sta}^h/$ “马”采用了向格形式,此时向格合并到基准中去,从而导致 $/\text{sta}^h/$ 成为长元音。例(26)则

比较基准/ts^herəŋ/后附加向格/ŋa/,向格形式的声母采用的是与宿主韵尾和谐的形式。上述两例中,发音人都明确说明,其中/rək/和/htixə/都还非常明显地保留着“看”的意思。类似情况在汉语中也存在,比如刘丹青(2003)就把“比起……”参与构造的句子叫“词汇性比较句”。

但尚需注意的是,虽然话题图式型与格助词型或方位名词+向格型可以在一种语言中共现,如拉萨话除了夺格las,安多话除了属格/施格/ku/,中甸话除了差比格bas,迭部话除了thog-la,都还可以用话题图式的bstas-na,但bstas-na在不同方言中的虚化程度可能不同。比如拉萨话的话题图式:

(27) pɛi⁵⁵ma⁵³-t^haŋ ts^he⁵⁵riŋ⁵² ni⁵⁵ ɕuk⁵² tɕ^he⁵⁵tɕuŋ⁵⁵

白玛-并列 次仁 二 力气 大小

tɛi⁵⁵-na⁵³, ts^he⁵⁵riŋ⁵² ɕuk⁵² tɕ^he⁵⁵-ki⁵³ re.

看-假设 次仁 力气 大-叙实

白玛和次仁二人要论力气大小的话,还是次仁力气大。

(拉萨话。胡坦1985)

(28) *pɛi⁵⁵ma⁵³ ts^he⁵⁵riŋ⁵² tɛi⁵⁵-na⁵³ ɕuk⁵² tɕ^he⁵⁵-ki⁵³ re.

白玛 才让 看-假设 力气 大-叙实

白玛比才让力气大。

上述例(27)成立,但例(28)就不行。例(27)/tɛi⁵⁵-na⁵³/所在的小句只能充当话题,只能连接两个小句。这说明例(26)中的/htixə/更加虚化,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格助词功能。迭部的bstas-na与例(26)的表现一致,较为虚化。

3.3.2 其他动词类

3.1.1小节已经说明,察隅县离格/ni/(< 书面 nas)可做差比标记。除此之外,还采用“yin_{系动词}+na_{假设连词}”复合后置于比较基准之后充当差比标记。实际上此时小句正在发生并合,正由主从复杂句向简单小句变化。这种类型实际和上述视觉型动词有类似之处,句型相同,唯一区别即此时采用了系动词yin和假设连词na复合,而不是视角义动词和假设连词na复合,这是此类型差比标记最大的特点。这种形式笔者在其他藏语方言中尚未见报道。但与上述视觉义动词一致,所构成的小句表达差比意义,是通过话题结构实现的。如下所示:

(29) ŋa¹³ jɿ³⁵-na tɕ^ho⁵³ tɕ^he⁵³-re.

我:通格 是-假设 你:通格 大-系词

你比我大。(西藏察隅话。胡坦1985)

3.4 来源不明

目前有个别点的差比标记词源尚不清楚,主要是西藏阿里地区的札达、噶尔等县乡,西藏昌都市波密县,甘肃合作市卓尼县完冒乡等。

西藏阿里地区的札达和噶尔差比标记采用/su:m/,阿里革吉采用/sa:ŋ/,阿里普兰采用/sã:/,很明显这几个标记同源,因为藏语中-m韵尾变为-ŋ韵尾,以及鼻韵尾鼻化,都是非常常见的音变模式。如下

所示:

- (30) $\eta a^{12} - su:m^{55}$ $k^h o^{53}$ $le:^{11} ka^{53}$ $ka:^{12}$.
 我:通格-差比 他:通格 工作 好
 他比我工作好。(西藏噶尔和札达话。胡坦1985)

- (31) $\eta a^{12} - \tilde{sa}:^{55}$ $c^h \phi?^{53}$ $t^h oa:^{53}$.
 我:通格-差比 你:通格 高
 你比我高。(西藏阿里普兰话。胡坦1985)

上述标记胡坦(1985:8)认为来自书面语中的sum,不过sum本身在书面语中并无做比较标记的功能。笔者重新调查普兰话,发现比较基准/ ηa^{12} /采用通格,并未发生音质或超音段的其他变化,说明它虚化程度已经非常高,和书面上及拉萨话等地的las类似,已经完全虚化为一个虚词,同时也证明它不可能是个还保留视觉义的半虚化的动词,否则比较基准应该采用向格形式才对,如例(23)和例(24)所示。瞿霭堂、谭克让(1983:94)认为阿里藏语的/su:m/在韵律上是个重读音节,我们认为可能并不是这样的,实际笔者听感上它已经很弱,在年轻人的口语中,目前已经变成非鼻化的成分/sa:/。普兰离格用/ne/,来自书面上的离格nas,可知/su:m/与离格也没有关系。

有意思的是,目前和藏语有亲属关系的羌语、拉坞戎语和西夏语等语言中,差比标记也用类似的一个成分,比如蒲溪羌语用/so/,西夏语用/su'/.如下所示:

- (32) ηa satsu-so $\kappa u a - p \partial$ $b z i'.$
 我 妹妹-差比 五-岁 大:第一人称
 我比妹妹大五岁。(四川羌语。黄成龙2007:124)

- (33) $l j o^1$ $t^h j a^1 - s u^1$ $r e j r^2$
 福 彼-差比 多
 福多于彼。(西夏语。张珮琪2010)

这可能是藏语与它们有同源关系的证据,是某个同源成分平行演化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是偶合。

另外,西藏林芝市波密县扎木镇东绕村的口语用/ $\zeta i t \partial$ /表差比标记,如下所示:

- (34) ηa^{33} $k^h \partial^{53} - j i$ $\zeta i t \partial$ $r i \eta^{13} - d a$.
 我:通格 他-属格 上面? 长-新异
 我比他高。(西藏波密县话)

结合例(23)和例(24)来自方位词的差比标记/ $t^h o^{53} - l \varepsilon$ /以及它所参与构造的差比句式的特点,如比较基准要采用属格形式,我们推测/ $\zeta i t \partial$ /来自方位词“上面”的可能性比较大,/ $t \partial$ /可能来自方位词stod“上方”,但/ ζi /所从何来,暂不清楚。

甘肃合作市卓尼县完冒乡的差比标记采用/ $t s \varepsilon n \varepsilon$ /,/ $n \varepsilon$ /来自位格助词兼假设连词应该没有疑问,与bltas-na的na为同一性质,但/ $t s \varepsilon$ /暂不可考,口语中该词也没有“看见”的意思,也没有“比较”的意思。/ $t s \varepsilon$ /是动词毫无疑问,因为它做差比标记时,展现了和bltas-na类似的情形,即比较基准要用向格形式。如下所示:

- (35) $\eta \varepsilon^{33}$ $t \zeta o i^{55} - t s \varepsilon n \varepsilon$ $z o^{33}$ $r i^{13} - \chi \partial$.
 我:通格 你:向格-差比 身高 长-新异
 我比你高。(甘肃卓尼县完冒话)



上述词源待考例子,有待通过跨方言、跨语言视角来进一步考证。但至少上述表1我们所列的这26个方言点的材料,提供了一个可资考虑的重要范围和可能性。

另外,云南东旺藏语两个差比标记可以重叠使用,在藏语中甚是少见。两个差比标记分别为/ji/和/bɛ, pɛ/, 它们既可以独立充当差比标记,还可以复合起来,构成/jipe/一起充当差比标记,且要求比较基准位于比较主体之前。(次林央珍, 2021: 298—300)

4 结语

藏语的差比句古今都采用“基准—差比标记—谓语”的语序类型,但差比标记古今有别、方言悬殊,书面藏语最常用源自夺格的las和源自“做”义动词的bas做差比标记,尤其las频率最高,但bas也有相当的频率。另外,书面语还采用了复合型的“夺格+视觉动词”组合而成的差比标记。现代藏语方言在继承书面语差比标记的基础上又有很大创新,按照Heine(1997)的划分,最主要的是来源图式型、目标图式型和话题图式型三种。位置图式型的方位名词+向格型也有一定的分布。另外,还有不宜归入Heine所列图式的一些标记,比如来自属格或施格的/ku/,来自连同格的/da/等。还有一些源头暂不可考的类型。故其形式远比书面藏语丰富多彩。

另外,语义上,有些方言如木雅话,差比标记区分人和物;语序上,个别方言如3.1.4所述巴塘话,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开始出现语序固化,这也是和书面藏语相比很大的创新。

故藏语差比标记的多样性,对深化人类语言差比标记共性的探求具有非常有益的价值。

本文藏文转写采用基于标准书面藏语正字法而创设的威利罗马字母转写方案(Wylie' Romanization system),现代方言读音则用IPA放在//中来标示。语料若未标注来源,则系笔者调查而来。

注释：

①该著作པད་ཀྱི་པ་རྩལ་ལྷན་པུ་པ་汉译《文法根本三十颂》，此处藏文可参考萧金松(2013:87)译注的《西藏文法典研究》。另外，藏族传统文法术语上不区别夺格和离格，通称“来源格”。但本文正文对此予以区分。

②该著汉译《三十颂心要——善说树王论颂》，作者欧曲·央金珠贝多杰，成书于20世纪初。

③本文在考察书面藏语时调查过的古藏文文献主要有:王尧(1982)编译《吐蕃金石录》,王尧和陈践(1985)编译《吐蕃简牍综录》,王尧和陈践(1988)编译《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王尧和陈践(2008)编译《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英]托马斯F.W.编著,刘忠、杨铭(2003)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李方桂、柯蔚南著,王启龙(2006)译《古代西藏碑文研究》,Richardson(1985)编著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④究其原因,笔者推测由于《三十颂》和《性入法》两本传统文法书影响巨深,藏族后世学者文法研究多沿袭其言“述而不作”,故未能对此予以重视。而国内外非藏族学者的古藏文文法研究也不够深入细致,故导致此重要的格标记被遗漏。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4:107—108)对bas有所关注,但却说“多少受后藏话影响的书面作品*Saskya Legsbshad*(《萨迦格言》)、*Mdomdzangs Blun*(《贤愚经》)、*Mila Raspa'i Rnamthar*(《米拉日巴传》)、*Gzhonnu Drug gi Rtogsbrjod*(《六青年传记》)等里面也用bas、pas来表示比较关系”。言外之意似乎暗示bas、pas是后藏话表差比的格助词形式,且所举例证都为吐蕃之后的文献。但7—9世纪的敦煌吐蕃文献已然在用bas来做比格标志,故其论有待继续考察。Dpa'ris Sangsrgyas(1998:94)提到bas,但仅略而举例,未做详细探究。而据笔者研究,bas至少在吐蕃文献时期已经是高度语法化的附置词形式,和las一样广泛用于比较句里。据胡坦(1985)所言,张琨在1984年的匈牙利国际藏学会上,亦向其提出藏语比较标记las和bas的历史来源问题。胡坦先生亦言但此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⑤传统藏语所谓的格,到底是形态还是附置词,学界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实际兼有两者的性质。本文对此不做细分,行文亦两者兼用。引用其他作者文献时,尽可能遵从原作者术语。

⑥本表参考胡坦《论藏语比较句》(1985: 1—11)一文,并结合自己调查而绘制,只记音暂不标调,但正文举例时标记声调。有些格标记在书面上具有多种形式,据宿主韵尾而有不同的添接法形式,如书面语施格共有-yis、-s、kyis、gyis、kis、gis等。我们根据现代方言的差比标记的读音来拟测其具体来源。如德格的[ji] < yis(< yi+s),泽库的[kə] < kyis(< kyi+s),yis和kyis属于施格的不同变体形式。另外,引用胡坦先生例句,把原文的声调转为数字式并作为上标,语法标记也根据本文需要统一调整,但句末的示证、情态、时体等范畴,因较为复杂,我们暂不详细标记。这些拟测是在参考了其他学者拟测的基础上所做。另外,差比标记的语法化源头形式拟测,有些拿不准的,则后附问号标识。

⑦特别注意,木雅差比句会因比较基准为“人”和“非人”而采用不同的标记,故本表区分罗列。

⑧传统文法总结的这个规律,在7—10世纪的古藏文文献中(Old Tibetan)中并不适用(黄布凡2009: 241—251)。文国根(1981)在研究了古藏文后,把施格的原初形式构拟为*gi,本文采用*gi作为属格代表。

参考文献:

- [1]次林央珍 (2021)《东旺藏语参考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藏语方言概论》,民族出版社,北京。
- [3]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4)《实用藏文文法教程》,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
- [4]胡坦 (1985) 论藏语比较句,《民族语文》第5期,1—11页。
- [5]黄布凡 (2009) 从敦煌吐蕃历史文献看藏文不自由虚词用法的演变,载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41—251页,甘肃民族出版社,兰州。
- [6]黄成龙 (2007)《蒲溪羌语研究》,民族出版社,北京。
- [7]贾拉森、正月 (1999) 蒙古语和藏语某些格形式比较,《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52—57页。
- [8]金鹏 (1958)《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北京。
- [9]李方桂、柯蔚南 (2006)《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王启龙译,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
- [10]刘丹青 (2003) 差比句的调查框架和研究思路,载戴庆厦、顾阳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1—21页,民族出版社,北京。
- [11]瞿霭堂、谭克让 (1983)《阿里藏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 [12]邵明园 (2012) 安多藏语的差比句,《东方语言学》第12辑,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 [13]邵明园 (2015) 藏语差比助词bas溯源,《语言学论丛》第52辑,347—376页,商务印书馆,北京。
- [14]邵明园、李彩云 (2021) 藏语虚词dang的多功能性及演变,《民族语文》第4期,16—28页。
- [15]汪岚 (2018) 德钦藏语的差比句,《语言研究》第3期,119—126页。
- [16]王艳红 (2012) 差比标记来源的类型学分析,《民族语文》第2期,76—81页。
- [17]王尧编译 (1982)《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北京。
- [18]王尧、陈践编译 (1985)《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北京。
- [19]王尧、陈践 (1988)《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
- [20]王尧、陈践 (2008)《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 [21]王志敬 (1994)《藏语拉萨口语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
- [22]文国根 (1981) 略论藏文“ḡ(gi)”字的演变,《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83—100页。
- [23]萧金松 (2013)《西藏文法典研究》,大千出版社,新北。
- [24]张安生 (2016) 甘青河湟方言的差比句——类型学和接触语言学视角,《中国语文》第1期,3—19页。
- [25]张济川 (1996) 藏语形容词级的范畴,《民族语文》第6期,36—39页。
- [26]张珮琪 (2010) 西夏语的格助词,《西夏学》第5辑,130—146页。
- [27]周毛草 (2004)《玛曲藏语研究》,民族出版社,北京。
- [28][德]海涅(Bernd Heine)、[德]库特夫(Tania Kuteva) (2012)《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龙海平、谷峰、肖小平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

- [29][美]格林伯格 (1984) 某些主要跟语序有关的语法普遍现象,《国外语言学》第2期,陆丙甫、陆致极译,45—60页。
- [30][英]托马斯编 (2003)《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刘忠、杨铭译注,民族出版社,北京。
- [31]Beyer, Stephan(1992)*The Classical Tibetan Languag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32]Blobzang Tshulkhriims Rgyamtsho(1957)*Gsertog Sumtags*,民族出版社,北京。
- [33]Chappell, Hilary (2015)*Linguistic Areas in China for Object-Marking, Passive and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In Hilary Chappell (ed.)*Diversity in Sinitic Languages*. 13–5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4]DeLancey, Scott(1984)*Etymological Notes on Tibeto-Burman Case Particle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8(1): 59–77.
- [35]DeLancey, Scott(1997)*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Gradience of Categories: Relator Nouns and Postpositions in Tibetan and Burmese*. 51–69 In Joan Bybee et al(eds.)*Essays on Language Function and Language Type: Dedicated to T. Givó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36]Dngulchupa Dbyangcan Grubpa'i Rdorje(2000)*Sumcupa'i Snyingpo Legsbsbad Ljonpa'i Dbangpo Bzhugsso*,青海民族出版社,西宁。
- [37]Dpa'ris Sangsrgyas(1998)*Brdasprod Gsalbyed Ngagsgron*,青海民族出版社,西宁。
- [38]Greenberg, Joseph H.(1963)*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Joseph H. Greenberg(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73–113. London: MIT Press.
- [39]Heine, Bernd(1991)*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40]Heine, Bernd(1997)*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41]Hodge, Stephen(1993)*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Tibetan*,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 [42]Jäschke, Heinrich August(1883)*Tibetan Grammar*(2nd edition). London: Trübner and co..
- [43]Karma Situ (1982)*Karma Situ'i Sumtags' Grelchen*,青海民族出版社,西宁。
- [44]Lapalla, Randy John (1995)*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In Nishi Yoshio, Matisoff James A. and Nagano Yasuhiko(eds.) *New Horizons in Tibeto-Burman Morphosyntax*, 189–228.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45]Richardson, Hugh E.(1985)*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James G. Forlong Series no. 29). Royal Asiatic Society.
- [46]Stassen, Leon(1985)*Comparison and Universal Gramma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 [47]Tournadre, Nicolas(2010)*The Classical Tibetan Cases and Their Transcategoriality*. *Himalayan Linguistics* 9(2): 87–125.
- [48]Vollmann, Ralf(2008)*Descriptions of Tibetan Ergativity: A Historiographical Account*. Ley-kam Graz.

Comparative Markers and Their Origins in Tibetan

Shao Mingyuan

Abstract: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have been attracted great interest in linguistic typology research, particularly constructions with dedicated comparative markers. In Tibetan, the comparative marker follows the NP for the referent that serves as the standard for comparison. This order is in harmony with the SOV word order of main clauses. Comparative markers vary across Tibetan dialects and different stages of Written Tibetan, but could generally b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case markers or a relator noun construction with the schema of [locative noun+allative]. Moreover, the topic schema is also commonly adopted to express comparative concepts. Historically, comparative markers can be traced back to noun or verb, but nouns are the most common origin. Notably, genitive and ergative case in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in Tibetan is cross-linguistically uncommon.

Key words: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comparative marker; Written Tibetan; Tibetan varieties; grammaticalization